

治平通議

經世博議卷三

治平通議三

東甌陳虬志三

治河上

黃河發源西域邈迤五千餘里而至內地水利所在實
開九功之先昔者神禹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遂轉洪荒
而爲平成法具於禹貢而道則原於洪範漢魏以後師
墮汨之智昧畎澮之制於是全河之利盡失而濱河居
民蘊昏墊之災者數千年而靡有定然殷憂啓聖而貞
下起元去害興利此其時乎故虬愚請以三策進

導源葱嶺橫繞北徼率順水性循山入江扼中朝內外
之防開塞外富強之源以治河爲防邊此策之上也何

則山以水爲用水以山爲體故水以界山山以攝水欲

明水道先攷山脈天下之山以西藏極西之岡底斯山

爲祖

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偕刺麻楚爾沁等圖得之山周一百四十餘里高出衆山百餘

丈頂上百泉流注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陝西甯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西三十六度四分極出地三十度五分實諸山之祖居天下之脊衆山皆其分脈分幹

有四西北向者爲僧格格喀巴布山蜿蜒起伏以趨西域

抵吉布察克山而結葱嶺

魏源海國圖志謂崑崙卽葱嶺衆山之祖乃葱嶺脊上之大龍池

底斯山所謂河源出阿耨達者乃葱嶺脊上之大龍池証引甚辨唯疑後藏之水多南流入海不知岡底斯山相近亦有四大山其北自僧格格喀巴布山而西北爲岡里木孫諸山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入喀齊國山行必有水特不入自葱嶺而東又分爲三大幹北幹由中國故未之攷耳

葱嶺分趨東北循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

達巴罕庫車之丁谷山諸地之北至於伊犁格登山在伊

犁西南百餘里東北行踰鄂爾和綽爾山循察爾古爾依特山

東行起阿爾泰山即古金山一作阿勒坦鄂拉直趨肯特山而結於

外大興安嶺阿爾泰山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外興安嶺長幾萬里二山山陰水皆東北流山

陽水皆西南流故斷爲北大幹其中幹則由騰格里山之空格斯山東

南行過喀喇沙爾起博爾圖達巴罕循吐魯蕃羅卜淖

爾東行起祁連山遶套外爲賀蘭陰山經歸化城宣府

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東入遼左起長

白山回龍穿海陸行而結泰山聖祖仁皇帝謂長白山二幹一幹東至鴨

綠而結高麗一幹北折至盛京復西行而南至金州旅順口之鐵山穿海而結泰山故泰山面西南而背東北

虬案汶泗水皆西流亦其一證口唐一行創山河兩戒之說謂北戒自三危積石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者誤

不知積石爲北戒之南幹朝鮮爲北戒之中幹而北幹
實當以外興安嶺爲紀口魏源以祁連爲上起于闐與
天山之脈不相屬者誤山脈以界水爲斷祁連來自喀
喇沙爾所循之羅卜淖爾小包爾騰海達布遜池大通
河皆其大界水之厯厯不爽者和闐北距葉爾羌七百
里南行二十日卽後藏東皆戈壁沮洳之場邐迤而至
河其由天山直趨哈密者餘支也中幹龍脈腰落而起
源關而哈密餘支盡於布隆吉河松筠以祁連山盡於玉
之陽爲土魯番哈密蓋誤以天山當祁連山也其南幹

則由葉爾羌經和闐尼莽依山東南行而起巴顏喀喇

山一云卽古崑崙山今河源之所出也在星宿海西三
百里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齊召
南謂其脈西自金沙江南犁石山東來疑誤河爲北條
源出藏北江爲南條源出藏南巴顏喀喇山後有那木
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循阿拉克沙
二大河以爲之界故確定其來自和闐

爾山過大積石山入終南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

而結恒山南幹之脈實結於此蓋正龍盡落未落則沙
少水多恒山三面界水桑乾潯沱二大河以

及滙河沙河滋河諸小河層層纏鎖龍又焉往魏源但知北幹有二故誤以中幹之脉原於三危積石一行誤以北幹之南幹爲北戒故誤以太行之脉東循塞垣而至朝鮮口所稱中南二幹均就北大幹而分非今堪輿家所言三大此其概也然則北幹水道可得而言矣議幹龍之說也此其概也然則北幹水道可得而言矣議由天山北路伊犁河西北圖爾根河起逾博羅拉達河庫爾喀刺烏蘇河安集海河和爾廓斯河葦河烏隴古河布爾干河德倫時河錫拉河墨特河推河塔楚河翁金河循達爾罕山北麓入喀嚕倫河搭爾河穿戈壁百數十里通科勒蘇河達敖嫩河入黑龍江其由天山南路者則由葱嶺循烏什城河沿開都河博斯騰泊入阿爾輝河托克遜河蒲昌海哈密河布隆吉河過花海子入居延澤穿陰山達搭楚河曲曲入江雖開鑿河道滙

巨川堵支流費固不貲然河成實子孫萬世之利也曰其扼中朝內外之防奈何曰近者俄人逼處吾後踰興安嶺而南與吾爭東省三江之利又西北新疆之地膏腴盡爲所占東西橫亘萬餘里防不勝防若能特開新河挖土築堤以置鐵路征兵運餉一水上下俄雖強不足慮也蓋山險旣失則當退而守河夫宋太祖之經營河朔也雄縣等界皆令多植榆柳以防敵騎之衝突秦始皇亦特築萬里長城以遏強胡此皆嚴中外之防明利害之機況以治河爲防邊實一舉兩得之計乎其開西北富強之源奈何曰西北爲秦隴之屏障燕晉之藩籬自新疆開設行省以來佈置亦畧當矣然省不過數

十縣城不過數十莊地曠人稀難驟望其生聚蓋沮洳
戈壁之場人畜俱困故皆裹足不前耳若大開河道使
舟車直達則地大物博懋遷自衆將來練兵籌餉不患
無措且由此大修屯政而吾圉固矣顧或者難之曰北
路如葦河烏隴古河推河塔楚河之間皆隔有古金山
杭愛山等麓布隆吉居延澤東行有陰山以爲之阻又
況瀚海之沙磧天山之戈壁又豈可借巨靈五丁之力
哉曰地利未轉萬人不能濬一湖風氣旣開匹夫可以
達五洲往者葡萄牙於印度西南界之孟買開鑿海港
建立城邑通行市舶近法人海理色朴以蘇爾士湖橫
連亞細亞阿非利加二洲以一人之力鑿而開之聞其

子又將鑿巴拏馬分南北美利堅爲二蓋泰西機器百
出穴山而啓鐵路入海而穿電線今昔異時又豈可以
一隅之見自局哉然則今日非常之舉亦患其無資耳
不患其無具也或又曰今國帑告匱費將安出曰招內
地流民以實邊准其自占地利託太西豪商以包工許
其酌操利權經之營之十年之後河道大開沙漠之地
水草沃饒富庶可坐致也或又謂漢武帝時齊人延年
已有徙河塞外之議或謂陰山大脊必不可踰瀚海砂
磧必不可疏今吾子所陳得毋撫齊人之剩說而爲通
人所見呵歟曰延年之言也可按圖書觀地形準高下
開大河東注之海則關東長無水災是僅知徙河關外

內地卽可無憂實不明當日水土之性北中支幹之界誠不免或人之譏然或所說亦一貉之見也瀚海者洪荒以前大河之舊大界水也自神禹舍陰山而鑿龍門截中幹之界水東入內地於是漠北之地始盡成砂磧龍門可鑿陰山獨不可踰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或又曰如吾子所議良然豈神禹當日亦見不及此歟曰非也唐虞之時地僅九州荆揚邊地視同甌脫故禹僅就中幹之水鑿龍門使歸內地而又於冀兗下流播爲九河所以漠北水利不甚計慮蓋秦漢以前地氣鍾於西北內地魏晉以下東南始盛沿及金元漸趨塞垣東北此天時地利人事之自然而然者非真聖人之知有不足

也或又曰今者回匪初平哥老會黨又所在而有民情
浮動當持之以靜猝有非常之舉其不爲元氏賈魯河
之續者幾希曰元氏之亡亡於國政之不綱非石人之
謠所能動也文作靈臺而庶民子來秦築阿房而戍卒
揭竿固別有所以致之也況全河外徙則內河可墾之
田當以億萬計仿軍屯之例使人得占田自力拔尤使
衛邊以招撫爲解散卽以解散爲召募利益豈有涯哉
或又曰河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
明恐難更改英明如漢武亦爲是言將吾子之說終不
可行乎曰是又不然河自周定王五年南徙碣磧遂漸
移而東已非復禹之故道矣自是以來三千年中屢修

屢決害靡有止夫河自鄭州以下南流東徙皆其故道何厯考遷徙大抵決而北者十之八決而南者十之二

蓋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南行者僅五百一

十九年

據光緒十三年翁同龢等疏

故蘭儀銅瓦廂決後仍改道北

趨蓋山不離祖水必歸壑亦可曉然於北幹之水終不能以人力挽之使南也天地之氣以漸而開河源之說始自張騫唐宋以來談者如夢元世祖遣都實窮四閱月始僅至阿喇腦兒至本朝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勝住等直窮至阿里以西三百里而真源始得蓋天算輿地皆厯久愈明近者英人之治印度河一日之內水可陡漲五丈德人之治蘭因河源流二千四百里水濁多泥亦籍機器埃及之治奈而

河

建開
蓄放

他如意大利奧國等國水患皆突過黃河今皆

一例順軌或者五德之說水運將興

以古三元法推得
同治三年交上元

水運詳此所著
三元運統表

四海自此遂永慶安瀾乎是在有志澄

清者次第舉而措之其可也

治河中

天地有不涸之倉國家有莫大之利則內地之礦務塞
外之河防是矣礦務之利近稍稍有知之者而河防則
從未之及夫內外蒙古起自元初已六百年矣以文武
之聖東遷以後國勢孱弱尙不能自立况亡國遺裔其
爲再實之木乎比聞其俗趨便易少機警習喇嘛教吸
鴉片煙奄奄無氣息其不肖者至狗偷鼠竊無所不爲

朝廷雖設有辦事大臣增添卡倫然戍兵無幾僅足供更番候望之用而已其甚者亦且相從而靡蓋俗之不振甚矣蒙古之衰敵之所喜而吾之所甚憂也卧疲羊於餓虎之旁籠乾鵲於饑鷹之側欲求其不噬其可得乎故欲收爲唇齒之益當重以腹心之寄非大興水利而實邊防不可擬堵黃河南行故道使由河套北路圖爾根河東北行達德布色黑河繞墨灰圖驛踰納林河循察罕鄂博入昭哈河堵東洋河達七七哈那河踰哈那台河沿哈拉馬蘇河改穿內務府鑲黃旗牛羣牧場循察漢托羅海嶺北麓疏烏蘭克勒大馬庫朝古者五河爲數不及百里堵五可兒河而滙五河之水入烏蘭

城上都河北流轉東復折而南浮於庫兒奇勒河於郭家屯北堵灤水截使東北行循郭里嶺東行穿蝦蟆嶺入英金河沿西刺木倫河達大遼水入海疏鑿水道改寬河身厥利有八而形家之說亦寓焉矣萬里來源環衛神京外固長城以作金湯其利一區內外蒙古爲水陸二防以外蒙古爲江北之濡須淮南之合肥舟車四達接應利便其利二黃河自鄭州合龍以後時有決口隨其北行之性則畿輔有漸車之慮挽就東行故道則東南無安堵之期若改道使出河套則河身盡占爲田隄捻悉令種植五年之後富可敵國其利三水草沃饒荒漠之地頓致富強備邊之道莫大乎此其利四地關

人衆貨物充牣關外鐵路由此大開其利五全河外徙則秦晉究豫四省水利不能不開開渠置閘人自爲力

四省之地可期富庶其利六河工歲修之費往時定五

百萬近經裁節猶六十萬而意外之費不與焉

乾隆四十六年

青龍岡之役費帑二千萬嘉慶十六年上諭河南近年以來年年漫口前此已費三千餘萬今鄭州之役奏銷亦一千二百萬度支有常而漏卮無底病國厲民曷其有極若

全河北徙百弊盡蠲其利七俄國近於西北利亞新造

鐵路橫亘新疆蒙古東三省上策或難猝行得此河亦

可少折其鋒昔粵捻諸逆竄擾曹濟幾無虛日然未能

過黃河一步以河爲防不無少補其利八若夫形家之

說雖爲體國者所不道然澗東瀍西周公亦嘗借之以

營洛而朱子亦云冀州正是天地間好風水

但仍誤以山脉自雲

中發來故取前面黃河爲案

若大河北通上都則萬里來源纏後而

爲陰龍之水大小遼河爲領龍之順水津門七十二沽爲到局之逆水旅順登萊對插海中爲固局之水纏護聚會永壯皇圖此豈復漢晉中興後之國祚所可擬其萬一哉夫古稱博求能浚川疏河及徵能治河者皆謂其熟悉形勢而參以時局之人不然修隄築壩之工鑿掃戩水之法此河上老卒之事耳尙有待於求而徵之哉循北幹大界水之舊順地脉而循天紀竟神禹四千年來未竟之功故謂之上策若夫據中外之形勢固國家之基業利及萬里功在當時故曰中策也試言下策

治河下

河自神禹奠定以後六百餘年至商始有水患然不過
遷都以避之非有潰決漂沒之痛也周秦以來河患史
不絕書至本朝尤夥順治間河南爲甚康熙六十年決
詹家口乾隆十八年決銅山四十六年決蘭陽嘉慶朝
河南屢決靡費至三千餘萬道光二十六年決開封次
年又決中牟咸豐三年決河南蘭儀銅瓦廂徑入大清
河遂復北行故道同治七年決滎澤四月決十年決
侯家林漫南旺湖始分入南運壬申二月堵合十二年決石莊
戶張支門漫牛頭河始由南陽河徑入運河十四年三月堵合賈
莊普建南隄北流斯定光緒四年大清河兩岸旁決小
而大清乃全受黃河矣

口不一至丁亥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鄭州上南廳之決
口寬三百餘丈尤爲百餘年來所僅見而近之爲河防
之說者其書汗牛充棟其說膏潤液美究其治法不外
鑲掃築壩戢水圈埵重隄放淤包灘下掃與修九河之
遺跡復南行之故道而已而大旨不出乎漢賈讓增高
陪薄勞費無已之下策潘季馴束水歸槽借水掃沙之
成規然其法固具在也何患仍未已乎嗚呼治河其果
無善策耶何昏墊之災終不能免也夫善解鬪者批亢
而擣虛善滅火者曲突而徙薪河雖決於東南然其源
固自西北來也聞之黃河入境至榆林府府谷縣北水
深不過八九尺至榆林府西納入無定各河則水添至

一丈一二尺至孟門壺口納入汾絳各河則水添至一丈三四尺至西安府三河口納入渭涇澧灞澧各河又至華陰納入北洛河則水添至一丈八九尺出潼關至河南鞏縣納入伊洛二河則水添至二丈三四尺至武陟縣納入沁丹各河則水添至二丈六七尺至鄭州則已受大支河十六道小支河一百六十餘道除五十里小河不計故三汎之期黃河頓漲數丈而橫決不免矣斯言也蓋得之陳君繼本云君字華亭本浙江山陰人幕遊陝西二十年矣刻意考求河道庚寅來東條陳河務遇於濟南其言治法亦言請於山西陝西河南等處歸入黃河之大小支流添建水閘以時啟閉殺水上流之勢此亦不刊之論也夫昔禹之治河也下流既播爲九

河而又濬畎距川乃孔子稱其盡力而孟子贊其無事
意豈相妨哉誠以水出高原而實以海爲尾閭若能於
上下流分殺其勢則水自順軌此道本易明也後世昧
溝洫之制萬川歸爲一泓下流不分支河不得不爲增
庫陪薄束水歸槽借水刷沙之策水由地上行已謂之
害今河身日淤齊河等縣水皆高出城上水地脉也張
脉債興人事當有隱釀其害而不覺者豈僅潰決放濫
之失哉考古西北水利之書鄭白二渠無論矣他如召
信臣之造鉗廬陂在穰縣增田至二萬頃後魏裴延儻之
修督亢渠范陽郡溉田百餘萬頃魏刁雍之鑿艾山河富在
平溉官私田四萬頃唐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

田六千餘頃

唐武德中

宋程師孟引河水淤京東西沿下田

九千餘頃至明徐貞明

萬曆時御史陳西北治水十三利

汪應蛟

萬曆時巡

撫皆劇言西北水利此皆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今盍一

倣其法乎曰請問上流蓄水放淤之法曰當於內地上

流多濬大渠相地形之高下定渠底之淺深下流設石

閘以時節宣離閘數里先築小壩一二處不必過高底

視閘口畧深留淤不使外放蓋水性潤下盛漲之來所

挾泥沙皆從地底而下非從水面而過有小壩以爲之

滯其漫出壩上由閘入河者水當漸清矣

內地既開設多渠水勢自

殺不必以小壩壅水爲疑沿渠居民歲使淘沙挖泥各一次若多窪

下之地更可倣重堤放淤之法漸成高阜法具治河各

書可考而知也曰下流多開支河是固然矣近有請分

黃入馬頰河者僅六百三里耳樞臣勘議約挑河築堤

之費已三百餘萬兩而遷徙村戶

五百七十六村墳墓三萬九千餘戶

三萬一千七百餘塚估買民田

六萬餘畝

一切之費皆不與焉支河之

開談何容易曰上流既廣穿大渠潴水則水勢自減而

所謂支河者口不必其過寬

原議口寬四十丈

隄不必其過高

地價夫工均可從省又安可以難自阻哉近全河北趨

所恃爲尾閭之洩者僅東省利津縣之牡蠣嘴而已虬

愚擬請仍張曜舊議於齊河以下李家岸趙莊之間引

河使入徒駭

計地不過十里

使由流鍾口入海更於章邱縣東

山頭店東通獺河滙澍山泊入小清河此其概也

水以北行

爲性南省不曰黃潮衝擊久自成瘵瘵高則倒灌橫決

故往者雲梯關積瘵高至六七丈故河改而北趨近聞

牡蠣嘴又漸瘵矣然亦他日之雲梯關也禦之之法將

奈何曰出口之瘵由中溜挾泥沙而出潮水性鹹而力

勁頂衝而入剛柔相搏陰陽相盪故積瘵必堅

鐵門關以下之

鐵板沙亦卽此理故鹹水淡水相錯之處所生魚蝦必味厚而性剛今擬於出口之外唇

束竹爲椿扞作三角形斜入海中挑水移溜則害自除

試申其說聞之大海捕魚之法扞竹爲扞相間數尺蓋

潮水值竹則逼流入網視溜勢之大小爲扞竹之遠近

此卽河工減水壩之遺意若能量口門之寬狹作角形

之長短則大溜由中直趨出海而潮水之迎溜而來者

自分趨於兩邊所有沙泥皆直出而積於出口之外海風潮鼓盪橫衝斜齧海中流瘀安從凝積此計之上也有逼溜分潮之功無閘瘀束沙之患費省而功大有利而無害一得之愚或亦有可取者乎或疑河流過大竹不能禦此皆不悟以柔制剛以輕運重之法邇子之捷竹卽近日之稽掃力皆勝於磚石不出里門之儒真有萬思不得其故者況此策得行上流既殺其勢支河又多分其流各口西所出之水視今日當減十之七八又何不能禦之有西北之廣渠旣開東省之支河盛啓誠於此時於汾水發源處使繞管涔山東麓通入潯沱河清北幹南條之脉興畿輔大利之源雍正四年設營田水利府命怡親王董其事設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數年之間得水田六千頃成規具在盍推而廣之乎窮其原於未入關之上竟其委於旣出口之下實事求是水利或自此大興乎或曰

鯀墮洪水五行何以汨陳箕子言彞倫攸叙道備於洪

範九疇願聞其說曰剖判以來一氣生人而水爲之祖

地球之上地得一分水得三分故王者不修祭祀時則有水災據後漢書五行

志郊天用元酒亦取報本之義也禮本於大一其降曰命故元酒之尚不敢

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蓋水爲天一

之氣所生故卽取其氣以交於天實非此則不能交其

義甚精非僅貴質而已故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漢唐以來解經家皆未見及此嗚呼此禮樂之所以不

復興也水於卦屬坎於人屬腎坎爲律而腎爲命水不順

軌則天紀亂而地脉紊人生其中則性情隱爲改變而

失其常度律奸而命無以立六極備而三德微矣然則

布五事立五紀修八政豈能外水而治哉故洪範九疇

獨詳治水道原於範而治具於禹貢一經一緯皇極之

所以建也蓋禹之明德遠矣民免其魚猶其小焉者耳
嗚呼安得神禹復出使得陳說五行大義從童律庚辰
後一探陰陽之原乎雖然維皇錫福富壽可期拭目以
俟其清可也

經世博議卷四

治平通議四

東甌陳虬志三

籌海

國家慎重海疆於南北洋各設兵輪又特創海軍衙門
以爲之統顧宏綱雖舉而目則未詳謹採摭諸說畧參
末議敢再以六事進一定洋汛沿海自廣東樂會縣起
接安南界萬四千里而北抵鴨綠江朝鮮界衛所櫛比營汛
鱗次密則密矣然以當今日之西師則螳臂類也海疆
委命於舟師乃將弁則浮冒尅扣船竄兵單不之顧終
日營營皆侵上剝下之計軍國大事未嘗有絲毫慮
曩瑞拆造塔波管船報欸三千兩某協僅費包工千兩乾
沒其二船成底薄不敢哨洋安放內港待修而已今年

聞屆大修之期。又可領費二千兩。往歲大修。安三管船
領費五百兩。司房扣去五十兩。包工一百兩。餘三百五
十兩。則副將都守四十六名。均分船未放洋。而滲不堪駛。瑞
安額設水師一百六十名。歲需餉約三千兩。近副將都
守扣去二千兩。無復舊規。瑞安如此。其餘可知。某協性
畏風濤。不敢赴哨。嘗紆道乘輜。踰嶺而過。烽火營更可
一嘆。虬嘗謂天下有兩等。然則今日之水師將弁。直孫
人心肝。壞極關吏營官也。恩徐道覆徐海汪直之徒耳。此可爲痛哭者也。虬請罷
沿海防汎。更營制。設兵輪。分海疆爲四。近制以煙臺南
洋轄於直隸總督南自成山以北至遼瀋爲北洋。而設
洋轄於兩江總督提督行署於登州之威海衛。在文登縣北九十里至煙
北洋僅知嚴防旅順其實地利不如威海有險可憑攻
守均便也近險隘處設影燈施電報分建礮臺築鐵馬
頭立水師學堂遂成北洋成山以南至閩之五虎門爲
雄鎮以之添建行署儘便東洋。而設提督行署於浙之招寶山。五虎門以南至廣

東樂會縣爲南洋。而設提督行署於瓊州。每洋各設水師提督一。南北梭巡。按季輪防。使得於平時練習。南北沙水風線。內港另籌魚團海軍。以備不虞。再練外洋水師一枝。遊駛新加坡。蘇門答臘等處。無事則保護華民出洋。有事則斷其歸路。形格勢禁。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經費稍裕。自備兵商巡船數號。每年環球一周。商以貿易。兵以測量。糾合公司。逐漸添置。五年之後。謂富強無期者。吾不信也。一設經畧。四洋旣設水師提督矣。宜就海軍衙門中。特簡經畧大臣。以轄之。斟酌長江水師營制。添設將弁。而倣西法考補。攷太西各國兵輪之制。由四副三副二副大副而後陞至船主。皆親身駕駛。以

技而陞。不階別級。無棄材。無躡等。故技以考校而愈精。今宜破除積習。超補一皆以技。四提督皆歸經畧節制。旅順臺灣。各設經畧大臣行署。分駐半年。旅順東達朝鮮北鎮津沽與煙臺一水相對洋面僅六百里耳誠北洋大門戶也國家經營費逾數百萬。近漸廢棄。然地利終不可失也。夏秋南北遊巡。校閱水操。而海軍成矣。夫英美德法各國其國都。不足當中國數省地。越重洋八萬里。稱雄海上者。恃有戰艦之力耳。此不可不求。所以制之也。一製兵船。近日籌海防者。均以鐵甲船爲急。攷太西各強國。皆有鐵甲數十號。似中國不可不爲之備。然一船之費。數在百萬金以上。且仍購自外洋。是拾其所棄。攻其所出。駕御稍不如法。直齎盜糧耳。非計之得也。虬謂禦敵。

之道當以柔制剛以小制大岳武穆之破楊太林文忠

之困義律未聞皆以輪舟與之相角也本國兵輪以外

可畧購英之碰船價僅二十餘萬能破鐵甲英之快船近英國阿摩

船快炮鐵甲魚雷均不足恃價未詳數號餘悉編取蚊子小舟以漁勇為

之蜂屯蟻附四散遊徼相機而動困之於水使不得銳

意登陸則鼯鼠之技窮矣夫西師之來不過十數艘耳

併力禦之於外洋上策也魏源海國圖志謂守外洋不

河此亦淮陰侯背水陣張仁愿受降城之遺意也不善用之則自挾其藩籬能無開門揖盜之慮耶縱之

入內合各洋之師孰為正兵孰為應援孰為後襲四面

包抄以逸待勞聚而殲之亦其次也中國不求自精其

製造之法一一購之外洋講求三十年其成就乃竟若

此則事事過守成規不能變法改制之所致也一改砲臺扼之於外海則有兵輪禦之於內港則恃砲臺近日爲砲臺議者夥矣然僅保護臺基升降砲位而止耳夫番船之來其快如風少縱卽逝是一臺僅供一砲之用也且砲力之里數本有定率敵若購求視吾畧遠之砲先施以轟擊吾臺是一臺并無一砲之用也以死禦活勢常不及然則奈何曰於沿江地段較長扼要必由之處平築鐵路二道砲座皆施活架隨船上下左右更換如此則砲位無定敵難轟擊砲不必多而沿江有備更能自製礮彈戰船礮彈必須自製左文襄光緒十一年有請增拓船礮大厥疏詞甚詳切大旨謂近守口之礮彈皆購自外洋久必損缺萬一有事各國既守公法一概停賣則由難而少由少而無誠有不堪

設想者擬就舊船廠開拓加增興工鑄造雖經始之費
需銀五六萬兩而從此不向外洋買砲即以前之費
費津貼砲廠當如法演放何太西之足慮哉砲臺之設
亦有贏無絀云云固方可演放大沽旅順北洋之要扼
力之重數築基穩固方有因雨傾圮之虞因
也記光緒十四五年間兩處砲臺有因雨傾圮之虞因
震坤斃之事皆未深究建置之法也虬謂實砲臺之法
當以不西為精按英吉利每因山為砲臺故堅不易摧
砲位不覆以屋故煙不自蔽穴山以自障此因山為臺也
砲所燃兵房建於山凹故能以山自障此因山為臺也
其無山之處則畧倣比利時北都愛司勾阿砲臺之法
如今式砲臺分內外上中下三層中空而圓磚石向內
砌畢外四圍皆培以土斜拖而下而覆其頂每層數步
留砲眼遠視但見大土堆而已按美金楷理所譯兵船
砲法諸說謂砲彈透土難於透木故欲阻彈者土牆最
宜取用亦最便日間擊壤之處夜間可以修補但須築
之甚厚則大彈不能透過若此則中國所有舊城皆當
廣濬濠河挖土培城此一舉兩得之計急宜未雨綢繆
也者一編漁團左文襄之督江南也值中法失和創辦漁
團後大憲以辦理者之滋弊也遂概行停辦虬謂漁團

必不可撤可汰水師各兵就漁戶中挑選丁壯補充足額練成海軍其餘丁倣照江南舊章設立漁團局給以薪水各授以操練之法沿海七省十萬人不難致也不急爲之地其傑而有材者恐不免有楚材晉用之慮矣一開海山國初懲臺灣之亂懼奸民之濟匪也定遷海之令於是瀕海居民皆令內徙海中各與不准搭蓋承平日久禁網遂寬縣胥管弁資爲利藪而國家無絲毫之益也他如山東之砣磯島北隍城島江南之大小洋山浙之普陀山大小落伽山閩之大小柑山等處島與紛出大者容千數戶小亦數百戶誠爲一一經理添設官汎陞科起稅可卽以其費充海軍之需夫鄭經之據

臺灣張煌言之守南田許朝光吳平明海寇之巢穴南澳
皆乘明季清初多事之秋竭十數年之力僅乃克之今
內寇外患蠢焉欲動先事之謀其烏能已豈可遷延不
決致再爲澳門香港之續哉朝廷於沿海防務致之未
嘗不力購鐵甲設礮臺南北二洋水師又定爲會操之
制亦似能自振作者乃議及海戰則皆如談虎色變者
以事事僅知摹仿門面未嘗深求其命脉弊病之所在
極力整頓改絃更張實事求是之故也吁洋務豈易言
哉

籌邊

今日邊防之急者東北則保滿蒙以衛本根西南則護

衛藏以固藩籬虬愚以謂宜倣籌海遺意特設四部經
畧大臣各練騎步數萬輔以鐵路以爲策應遊擊之師
用人行軍朝廷不拘以文法資格予以全權使得便宜
行事而邊防始可言矣國家自各口通商以來泰西各
大邦闐然而來吾國然諸夷癰疥也俄羅斯則心腹之
疾也俄與我接壤之區東西幾二萬里近又築西卑里
亞鐵路可由俄京而達東省俄若用兵於吾必當數道
分出以疲吾師東則出琿春以窺吾東三省西則出倭
穆司克以窺吾新疆伊犁約近俄里二千南由俄都近畿而託
穆司克而恰克圖斜探蒙古而窺吾直北之邊託穆司克至恰克圖約二千里距比得堡四千一百八十五里然鐵路數日程耳其逼高麗出黑海以

牽制各國者又皆必至之勢此不可不豫爲之防也西藏地處邊徼東界滇蜀四川雅州府打箭爐廳及雲南之瀾江怒江東北界青海西北踰大戈壁界伊犁南界怒夷西至巴達克山痕都斯坦計橫袤五六千里環印度而接緬甸爲西南之藩籬俄近屢遣使臣相視藏地此可爲寒心者也 朝廷雖設有駐藏大臣然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而駐防綠營兵僅六百有奇蒙古駐防亦不過三十九族餘皆唐古忒土兵也全藏所轄六十八城亦僅官舍民居塹山建碣而已僧多於民者十之七相安無事羈縻之可也強鄰壓境其能以數千騎稊壩黑帳禦之乎議分東北西及三藏爲四部而各設經

畧大臣以爲控制東部則東起混同江及吉林盛京全省轄境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內蒙古六盟之地屬焉而駐東部經畧於伯都訥城北則東起黑龍江全省轄境西界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南界瀚海而外蒙古四盟地屬焉與東部轄境作輔車之依而駐北部經畧大臣於土謝圖西部則東起阿爾泰山西盡新疆北界俄羅斯南以喀什噶爾河塔里木河爲界而駐西部經畧大臣於塔爾巴哈台而三部舊屬之辦事參贊大臣皆擇形勢所在增改爲將軍都統順天府尹新疆巡撫與蒙古王皆受約束聽節制三藏則併駐藏大臣爲經畧而駐後藏之札什倫布以便四面策應北

轄青海和闐東通滇蜀增損三部之法布置得宜於以
開拓緬甸印度不難也英俄雖狡其能禁我之所欲爲
哉其舉辟用人之法則擇取京外滿漢曉暢兵事通達
邊務耐勤苦者使之嫻習所部內外語言文字以備邊
材而設駕部郎參贊等職駕部郎則分巡所部凡邊郵
之險塞防務之張弛將領士馬之賢否強弱一一周知
假以舉劾之權優者後入爲參贊以規畫機宜駕部郎
參贊無定員人數視所部廣輪到部未三年者不得補
已補者不得改調別部及內省勤幹久任者倣宋人五
等之制計功給屯田爲世祿示激勸年屆六十者經畧
各官皆告退夫滿蒙全境攷者謂丁口約得四百餘萬

回疆又聞不下三百萬益以三藏之衆興屯保甲因卡倫鄂博之舊築土城掘重濠樹雜木以防敵騎之衝突又授滋生宗室以散秩招外洋華工以實邊徙內地囚犯以墾荒繩以兵法使之成軍生聚教訓期以歲年將農服先疇官有世祿以守爲戰二十年後北庭南部非復俄英有矣國事倉皇之際類皆設鎮分藩冀收捍衛之力然守禦無資將率無方張空拳而鬥戟士勝負之形有不待兵交而可決者夫治國之道有備無患用兵之策先發制人吾不能禁敵之不來要在吾有以制之而已朝廷於東省新疆防務亦似力求整頓而各部則置若罔聞然試問今日之卡倫鄂博其能當士克柏興

敵騎之衝突否乎內外蒙古台吉班禪達賴丁布木其能當噶噶林搥爾亞非士之理財治兵否乎辦事大臣徒擁虛號其能號召羽士雲馳電掣使左右轟擊東西馳突如他邦鐵道電線之利便否乎新疆東省固若金湯力能自守無事後路之策應否乎敵騎四出各處驛騷防不勝防禦無可禦敵人一旦狡焉思逞將遂任其長驅直入已乎盜者穴牆擣壁隆隆有聲而主人猶鼾睡在牀思禦之於堂除之間何其憊也吾朝之於俄英皆有可取之勢而均失之於前準噶爾之強也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 聖祖三駕親征盡降其部落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

里不以此時沿烏爾會河直取俄都此計之失也道光二十年廣東禁煙之議起罷英吉利互市泰西之與英讐者美法皆請助兵船爲國効力俄羅斯亦欲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率部兵攻東印度英夷皇然四顧有岌岌之勢不以此時直取印度又其失也雖然昭烈不云乎事機之來甯有終極果能應之於後未爲晚也夫 聖祖之收雅克薩尼布楚二城也經兩朝 聖人數十年之力始克力驅羅刹 高宗之征緬甸也用兵二十餘年始歸屬國定十年一貢之期其征廓爾喀也用兵三年始克采入今俄踰興安嶺與吾劃黑龍江而守緬甸廓爾喀

相繼折入於英而西藏又有錫金之釁准通商締造昔
何其艱難守成又何其不易東隅旣失其可不以魯陽
之戈爲桑榆之計哉或曰衆建親賢分藩宗室計亦良
得不知封建之制創制需時當行之於全盛無事之日
應變救猝似以添設經畧爲當然勝國之季亦嘗特設
經畧矣關門內外西北一隅千餘里之地而有總督四
巡撫六總兵八防務不可謂之不密弊在十羊九牧事
權不一且廣甯巡撫擁兵十四萬而熊經畧關上無一
卒失在有經畧而不知所以用豈經畧之果無益哉是
在得人而已嗚呼時變之來近在眉睫而議者猶築室
道謀畏難偷安一任其鼎沸糜爛而不爲之計如秦越

人之視肥瘠漠然不以動其心國事將奚賴哉雖然
祖宗玉斧之所區金甌之所奠固將遺孫子以萬世
之利今一旦拱手而讓之於人吾意天下之大必當有
起而議其事者姑以吾說發其凡可也

腹地廣置木路議

嗚呼鐵路之在今日其真不可以已乎近之爲富強計
者動曰築礮臺更練營設商局精製造然無鐵路以爲
之緯則呼應不靈終歸無用鐵路其終不可以已乎顧
或者謂腹地之設鐵路籌費不易養路須資宜先就通
商口岸舉行蒙獨以謂鐵路者軍國之大計非商工之
末務當視輪舟不及之處宜先由西北而後及於東南

鐵路之費誠鉅矣無已則請先以木路進攷木路之始
有新金山人馬斯孟於其地初開行鐵路之時勸用木
路以引火輪車作書一卷極言木路之利便普刺薩又
試之於倫敦嘗以杉木爲條長約九尺方六寸其火輪
車重十三噸所牽五座客車各重二噸每日行十點鐘
平常之速每點鐘行七十五里可行八千次而並無損
傷至木路火輪車之價與一切修費約省鐵路一半有
奇且成路所費之時又約爲鐵路三分之一譯其舊說
參之時局其利有十能速成利一成費大省利二銷磨
甚少利三能易行灣曲之路與斜路利四如正輪忽斷
則輔輪能受車體之重行甚穩當利五車行時並不搖

動且不發響利六因各項之費用少則運客之價可便
而主人易於得利利七木條內地各足無須洋鐵財不
外滲利八木作土工易做民無失業利九木廠視鐵廠
簡易天淵便利速成利十有此十利胡不做而行之其
取道之法請由宛平良鄉涿州正定計六百里出井陘計一
百里壽陽榆次至山西太原計四百里循汾河南下而至潼
關計一千另七十里達西安計二百二十里過商州商南鄖陽而迄襄
陽計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之江陵計五百五十里以爲幹地計長四千一百
六十四里再由西安至咸陽西北由興平乾州達甘肅
臯蘭西南由興平武功沔縣達成都此備之於西北也
復由潼關循黃河東行至鄭州歸德以及宿州而以宿

州爲一匯由宿州滁州北上歷滕縣濟甯德州景州保定達通州以衛神京再由宿州鳳陽歷滁州江浦達江甯由江甯北達揚州南達江蘇而止於浙江如此而東南之聲勢壯矣復由鄭州至鄆城歷遂平應山下達武昌再由鄭州許州陳州太和壽州廬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至九江達南昌再由九江東行至鉛山廣信玉山左達浙江左達福建復由九江南下至臨江由新淦達廣東由新喻袁州達廣西星羅碁布節節可通而全路成矣夫泰西各國皆各有鐵路數萬里其成皆近在數十年之內有開必先甯可畏難而自畫哉蒙之爲是說也取道似紆用費似繁然實有深意存乎其間焉歐邦之

荆鐵路也其始祇取便商而後乃假之行軍中國則當以軍務爲急而輔以運載東南沿海臨江之區旣設有海軍長江水師矣輪舟四達形勢利便似不慮其單弱所可慮者獨西北之策應不靈耳萬一江海道梗輪舟之利與敵共之則倚爲臂指之助者非秦晉川楚之兵而誰耶古來兵衝四要之區得之則足以制人失之皆足爲吾患荆中國從來未有之舉朝廷不憚持以全力乃僅斤斤於目前養路之費不顧將來之全局非計之得也且養路亦不患其無資也西北膏腴之地素稱天府特無鐵路以開其風氣耳利豈真薄於東南哉全路猝不易辦當先舉幹路計長不過四千餘里若徑改烏

斜更可縮省木路既視鐵路省費過半當不過一千餘萬期以三年每年僅需三百餘萬似不患費無所出口然則費果將安出乎曰國家度支有常近歲出不復可計當另籌裕財之法若俟臨時而始議費款未有不急切從事者使由吾前各說先爲之地則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尙何有支絀之日哉夫泰西各國其歲計可攷而知也開辦之初可先就幹地次第舉行而後及支路山徑過峻水道較闊猝難施功者不必穴山架橋視平地告竣始行從事目前尙可省費十分之七而人已大得其便利利源稍裕再易鐵路當易爲力全路若成輔以輪舟十八行省之兵徵調往返不旬日而廩至闕

下靖內寇禦外夷節餉需裕利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豈非萬世不拔之基哉夫秦皇之備胡也特築萬里長
城近俄人亦新添鐵路計長七千餘里合之中國亦不
下萬餘里豈有以堂堂中國四千餘年聲名文物之邦
甘自局於一隅而不思急爲變計哉蓋有非常之人而
始有非常之功在變通行之而已

擬建洛陽爲西京議

國家發祥遼左應運入關遠法軒轅近沿元明定鼎燕
京 天戈橫指幾盡亞洲 神謀睿斷遂爲中國
四千年來帝王所未有然憂盛而危明者聖居安而忘
危者殆虬愚以爲欲固祖宗萬年之基當廣漢唐兩京

之法請擇根本重地改建洛陽以爲西京開鐵路練兵
勇備器械廣積貯另簡親王鎮守以曲突徙薪之計爲
深根固蒂之謀 皇上又倣熱河避暑故事裁減鹵

簿歲

幸其地緯武經文增其式廓則我國家萬年

之基鞏於磐石矣何則成周之興也武王都鎬而成王
旋建洛邑宋仁宗慶厯二年范仲淹請修東京

亦以爲

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
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夫成王聖主也慶厯
盛時也而周公仲淹豈真知有東遷南渡之舉而爲此
蟲足兔窟之謀哉蓋卜年卜世思患預防先天下之憂
而憂謀國之道固如是也今俄羅斯踰興安嶺而南劃

江爲界逼近東三省而且左盼高麗右耽蒙古倭奴又
屢欲跳梁萬一狡焉思逞徧師直入將遂以都城爲瀆
淵之舉乎此可爲寒心者也曰其必以洛陽奈何曰自
來談形勝者曰太原曰長安曰金陵曰武昌曰洛陽此
皆歷來王伯之基然形勝之論係乎時局各海口自通
商以來輪舟直達長江之險已與敵人共之故金陵武
昌不足恃也太原長安僻處西北在今日僅爲自守之
國欲以規復東南難矣洛陽居天下之中形勢利便而
且遠離海口無引敵之患雖四衝之地以守則不足而
進則可以從事湖湘退可入關自衛鐵道一成佐以火
車輪舟則秦晉吳楚之師可指日而麇至闕下所謂以

守爲戰以退爲進又何外敵之足慮哉或曰東三省不
既有興京盛京矣乎曰本朝東省之二京雖
非僅有邵豐沛之比然遼瀋門庭也洛陽寢室也有國
有家者金玉寶藏之守其在門庭乎抑在寢室乎此固
不待智者而可決矣

擬援公法許高麗爲局外之國議

高麗我屬國也於藩封中臣服最久貢獻每年不絕崇
二年封李倬爲朝鮮國王賜龜紐金印詔命定每年四貢高宗純皇帝嘗御書東藩
繩美賜之自光緒初年樞臣偶失檢公法准與各國通
商聽其自立和約按萬國公法與人立約惟自主之國得行之藩屬無自主之權不能擅立
按之國書則本爲朝貢之邦例以公法則幾失保護之

權於是俄夷誘之於北倭奴瞞之於東逆番煽之於內

西人穆麟德德尼使高麗時均私助俄定約國王亦遂岌岌四顧首鼠持兩

端一誤再誤聽歸俄邦保護此真聚六州之鐵不足以

鑄大錯者也朝廷舊雖設有駐防之師然國境東西二

千里南北四千里爲道者八統郡凡四十一府三十三

州三十八縣七十三面環海北界鴨綠江而且釜山仁

川元山三口開埠以來五洲兵商輪馳轂擊防不勝防

非僅豆滿江月尾島水源馬山浦諸險要而已也夫日

俄之欲逞志於高麗也屢矣日本明萬曆時征服國旁小國已并欲滅朝鮮二十

年渡海直逼王京朝鮮使來告急乃命李如松等討之

互有勝敗久之其關白死諸倭兵始退關白者華言宰

相也時其名爲信長爲下所殺光緒甲申洪英俄攻高

植之亂日人又直入皇京名爲保護實則劫掠

麗必數道並出以牽制我新疆滿蒙東省諸師倭奴在前明時么麼小寇耳而東南沿海數省大受其創況今維新以後兵船鐵甲頗足自雄若以數艇先擾江浙而潛出二軍一由對馬島直趨釜山浦爲正兵一由箱館渡青森入圖門江北拊其背前後夾攻而吾分防則兵單而力弱南北罷於奔命一有疏虞恐顧指失臂有爲今日所不忍言者則噬臍無及矣然則若何曰開鐵路近山海關已經開辦此路若成至高京僅四日耳練海軍設礮臺興軍屯久任駐防大臣九年一更六年之後許其自舉屬員幫辦任滿卽以其人奏請換防唯參贊簡自朝廷部署一定怵以兵威相機而動使不敢再萌異志者此爲上也若自

揣力不能辦則莫如明告各國以公法。歐洲均勢之議，
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即驚懼張皇，且必協力壓強，護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有不遵公法，而貽患於鄰國也。請照摩爾達襪拉幾塞爾維以阿
尼戈拉告五邦舊例，許高麗為局外之國，各國共相保
護，佈告天下，不許他國強犯。無論何國兵旅，無論何故
皆不得過其疆界。當亦公法之所許也。按萬國公法，凡其權者，人稱之為主。主之國如摩爾達襪拉幾塞爾維三邦，憑俄國保護而聽命於土耳其。此土俄歷歷有約而定為章程者也。此於近日中俄議高麗事相近。一千八百一十五年，間英與普俄四國立約於法國之巴黎城。其一條云：以阿尼諸島合成一國，自立自主者名為以阿尼。合邦第二條云：此國全賴大英君主並其後代保護。第五條云：以阿尼合邦既蒙此保護，當任大英君主屯兵於其關口砲臺等處，其合邦之兵亦歸英將之麾下。第七條云：合邦商船並本國舊旗亦當統帶英旗。此恐合邦新立不能保其自主之權，故護主之權特重。然

亦泰西所僅見一千一百二十二年維也納公使會以
波蘭之戈拉告一城並其轄下土地公議立爲一國出
告示許其永爲自主自立局外之國憑俄舉普三國保
護按公使會第九條俄舉普三國互相應允不強犯戈
拉告局外之地並不許他國強犯之又告諸天下無論
何國兵旅無論何故皆不得過戈拉告之疆界又互相
應允戈拉告城內城外皆不准罪犯逋逃藏匿若他國
之有司追討逋逃之罪犯戈拉告之官立當捕之護送
出疆交還蓋各國互相保護一國卽不得獨擅其權此
雖名爲自立自主太西均稱爲半主之國皆爲公法所
認此謂今之日高猶虔號也高亡日亦隨之日雖垂延
高麗然懾於中俄不敢竟發難端巨文島之役英當制
俄東出俄法雖近聯盟然俄人欲佔土但波一地法國
終未之許蓋太西於地利形勢所在持之甚力刻英俄
美德日本等各國於高麗皆駐有公使夫今日之俄羅
領事此約近日各國或能互相允應也斯戰國之強秦也五洲諸國皆有約縱之意故俄欲出
紅海併歐州則英法扼之於土耳其俄既不得志於西
將鼓棹東向朝鮮英人又踞巨文島以制之現此島仍
歸高麗

近又營鐵路於西卑利亞將次告成由俄京達高麗十五日耳俄若得志於東非唯中高無窮之慮抑亦太西之所深患也況太西最重古蹟中國衣冠文物猶存古制者琉球日本朝鮮三國已耳近中山夷爲冲繩倭奴改從西制獨朝鮮片土猶存箕子遺規誠能按照公法推均勢之例共相保護使地球之上永存三千年前之衣冠以視賽珍會羅列古玩當更別有利益或亦太西諸雄國所欣然樂從者歟或曰近者中國於山海關新開鐵路且設有泰安鎮海操江湄雲四兵艦派往仁川常川輪流駐港何吾子之又有異議也曰中國之保高麗非貪其土地也亦僅欲相安無事永爲吾國之東藩

已耳許以局外而中朝仍不失保護之權公之萬國而太西可遂均五州之勢環球之安危繫焉豈僅中高唇齒之慮而已哉

虬嘗議聯五洲設一大公法會於五印度主持公法

取其地居東半球之中也若准以易理朝鮮其次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易明夷稱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而陳疇演範

獨受朝鮮之封必非無意三十年後上離用事明夷

之九三將起而應之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吾說或亦將有所施乎

治法在嚴刑賞議

法果可恃乎何以周公官禮之精未千祀而壞法果不

可恃乎何以管仲衛鞅之材不數載而興然則法者治之具而尙有所以濟法者道何在在法天之刑德以嚴賞罰而已春氣至則艸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或使之也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棄灰徙木之信僞矣而秦可霸烹阿封卽墨之舉晚矣而齊亦治其霸也其治也皆以能行其法也舟行而致吳越車行而適燕秦人有所利而吾乃可裹足而至藏鏹在窖不敢攫遺糧棲畝不敢拾人有所懾而吾乃可高枕而臥賞罰者馭世之大權國勢之盛衰繫焉市集之墟貿易無方里塾之師功課不立猶不能以有成况國乎國不必其強弱法存則張人不必其賢否法行則理攷之古今參

之中外固有厯厯其不爽者

國家忠厚開基失在

有賞而無罰宜大申禁令一持以法有不次之賞然後
可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有不測之誅然後可以駕馭天
下之英雄漢宣帝之詔膠東相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猶不能以化天下夫宣帝非真能求治者而言
則是臯陶之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命討皆稱天而行明人主之不得而私也息
息爲天地贊化育事事爲民生謀利病廓然大公奉三
無私故王者一喜而天下春一怒而天下秋亦法天之
刑德嚴賞罰而已其於治也幾矣

卷四

治平通議卷四

終